



遇见

龚静 著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遇见

龚静 著

上海图书馆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遇见 / 龚静著.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5.10

(合众文丛)

ISBN 978-7-5439-6851-6

I. ① 遇… II. ① 龚… III. ① 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8820 号

总 策 划: 梅雪林

责任编辑: 王倍倍

特约编辑: 王卓娅

封面设计: 王 慧

封面绘画: 冯念康

丛书名: 合众文丛

书 名: 遇 见

龚 静 著

出版发行: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7.875

字 数: 132 000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9-6851-6

定 价: 32.00 元

<http://www.sstlp.com>

遇 见

——代自序

接近马年尾巴了，还有四天就是羊年初一，天气有些霾，可是鸟却叫得欢，在枯黄的柳枝上跳来跳去，想起一些宋元花鸟，其实去掉一些芜杂背景，眼前如是。细看，柳枝已爆嫩头，像一粒粒米仁匀细地排在枝头；树虽仍是枯的，可是绿意也如雾地笼上来了，一天一天地，绽放到三月初最好看的柳色。其实每年都是如是这般的样子，说是常景，却也每年给人冬春转换之际的欣悦：植物总是照见世间的暖意。

每每看见这些春意，好像又有了可以生活下去的理由，世间的悲哀和绝望虽然依然在那里，可是生命终究有

着它的洋溢，就像一个人偶然（也许必然）来到这个被称为世间的世间，体验各种悲欢哀愁，大多无法自我抛弃，于是就顺着来路走向归途，完成生命的完成。

倘若不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时期的写作，就从九十年代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开始，写作的日子也已经有二十几年了，从华年到中年，读着想着写着已然嵌入日常时时刻刻，生命的大半就在案头电脑前度过，现在有时会想假如当初不选择写作呢，生命会不会有另一种绽放的可能？当然，写作的过程也己然是把握人和自己、人和人、人和世界的关系的过程，己然是认识自己，认识天地、自然社会的过程，无论外求还是内观，经由写作的梳理，是一个生命对自己认识、完善乃至完成之可能的途径。所以，也就觉得大概这也是前世的缘分，是一种因缘际会。

写了一年又一年，不敢说写得有多么好，也许文和意的榫头尚有待精密，心和文的距离也不一定真的能零度接触，中文的美致也有待深入，但是可以说一直认真对待、反复推敲写下的每个字和句。中文若有知，该知道真心如见，也或许终究拥有彼此的心意。

就像这本书里的内容，写了一些人一些事一些遭际，“从秋霞圃出发”，尝“蒸饺”滋味，感受“霞飞”“杂志”等种种“行色”，“住过淮海坊”，师从“林下友仁”

弹琴……是不同时空里的世相，其实也是起起伏伏的感念和心境，文字记录下这些，虽然终究梦幻泡影，人总希望留下痕迹，哪怕痕迹其实也很快被风吹走。《心经》说：“观自在菩萨，行深波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世间的“我”都是暂时和色受想行识之五蕴的和合。只是，在这个“暂时”的时空，我们就好好“经过”吧。

书中的文章都是篇幅比较长的文章，相比短文，更多考虑叙事的方式、叙事的视角和叙事的结构，融合时代、环境、氛围和人事，是希望文章有散溢且从容且跌宕的风致。也是在非虚构领域的一些尝试吧。文章最早的写于2001年，最近的则为2014年。

本来给这本书取名《五蕴》，一是深深体悟到生命之于世间的刹那，二是今年正好进入天命之年，五根之人了，是希望能渐次照见五蕴，究竟五蕴。说起来或许有些矛盾吧，既然五蕴皆空，何必还要文字留存？这大概正是照见的过程吧。后来，付梓前出版社编辑提出“五蕴”作书名是否比较生涩，建议我另改书名。我在微信朋友圈发了消息，请朋友们说说看法，有赞同“五蕴”的，但多数似乎觉得“五蕴”太抽象了。自己也再三思量，想想书名还是平实些好，那就不用《遇见》吧，这里所表达的一些人事，真正

就是生命中时长时短的遇见，这些“遇见”丰富了生命慢慢走向完成之路。也许，遇见之后再见，也许，遇见之后不再相见，都已然成了“见”的年轮。

生活在继续，“遇见”也还会继续。

倘若这本小书能与你“遇见”分享，何尝不是生命各自的消长。

2015年2月15日

2015年7月15日修改

于静水斋

目 录

遇见(代自序)	001
住过淮海坊	001
行色	025
杂志	043
针灸室	053
蒸饺	069
霞飞	084
从秋霞圃出发	095
竹园	106
林下友仁	128

和我们一起吃鸡汤面吧	147
方先生	164
冯老师	172
小区里的人	180
女性共感	193
后记	241
补记	243

住过淮海坊

—

初冬的时候，我路过淮海坊，发现上个世纪末小兴土木搞的淮海坊弄堂新门面又恢复了原样，仿佛要引人瞩目的金光闪闪的“淮海坊小区”五个大字消失了。好在青砖门额上的“淮海坊”三个旧字并没有除掉，弄堂的门面经过一番曲折还是依了老样。

我是去南昌路剪头发的。那间理发店的门面其实是小学的围墙，住在淮海坊的时候，常常在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听小学生吹小号，是迟疑的不熟练的声音，这个时候是接近放学了。理发店扩大了，那个叫阿东的理发师说福建口音的普通话，我对他说我以前就住隔壁。几乎月余我总去



图1 淮海坊内的子弄堂

龚静 摄

理发店一次。离开淮海坊之后我换过几个理发店(有的叫做“造型屋”),但我总是不满意,理由其实并不充分。我知道我是习惯了南昌路。我为自己找一个经常去的理由。

二

我们的屋子是淮海坊的最后一排,靠着南昌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从茂名南路到襄阳南路的这一段南昌路是露天菜场,凌晨4点,南昌路就开始喧闹了——国营肉摊开始斩猪头;个体鸡摊上的鸡叫个不停;大概在卖鸡的开始烧水磨刀时,挑着担子的菜农进了城,抢好自己的地盘。刚开始的时候,我还不习惯,早上的脑子里总是嗡嗡嘈杂声,渐渐地就当它是闹钟,醒一醒,接着睡。我总要到9点钟再去菜场买菜,路过三楼亭子间的时候,跟阿娘打个招呼,阿娘早饭吃好收拾舒齐,头茶泡好,先请供着相片的老祖宗吃,然后自己再喝早茶。

我不需要天天上班,所以我就做“买汰烧”,阿娘吃现成。吃饭的时候,就我们两个人,阿娘就说,老早这幢房子都是他们的,是用金条订下来的,佣人要用三个,后来阿爷在交易所做的股票生意坏掉了,只好一间间放出去。交易所的生意顶顶做不得,阿娘装假牙齿的嘴巴一瘪一瘪地说。阿娘不知道这个时候买股票认购证的人后来都成了

“某百万”了。

站在晒台上，东面看得见花园饭店、老锦江和新锦江，往西是巴黎春天百货——曾经引领上海尖端时尚的商厦；转个身，越过红瓦屋顶，可见瑞金大厦的楼体，上世纪九十年代上海早期的商务楼之一；如果再向右转，南昌大楼 ART DECO 风格的立面风姿眼前；淮海坊屋顶上的小烟囱则如一只只鼻子，呼吸着淮海路的空气，当然屋子里的壁炉早已废弃。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到晒台上去活动活动腿脚，其实是为了看弄堂里的夕阳，这时的太阳就好像挂在烟囱上，如封膛的炉火将红砖墙的房子映得暖暖的。好几次，从喧嚣的马路走进弄堂，看到淮海坊的日落，一下子心里就涌出了安静的喜悦。

我对上海市民的认识和经验似乎是从淮海坊开始的。在这之前我住郊区城镇、高校宿舍，虽然也逛南京路、淮海路、徐家汇，但终究“隔”了一层。但隔的心理也有好处，住在淮海坊就好像是一种体验和观察融合的生活状态。

淮海坊处在茂名南路、南昌路、陕西南路和淮海中路这些上海滩颇有来历的马路的包围中，它属于上海新式里弄建筑，比隔南昌路相望的陕南村低一档，比石库门又高一层。住在以前的“霞飞坊”当然算是“上只角”了。“老

底子此地是法租界。”这是阿娘喜欢说的话，言谈间不要说市郊城镇，就是闸北、杨浦、南市也被她看成是乡下的。淮海坊一个门牌号一幢楼，为三层。以前，住户通常是整楼租住的，现在已非昔时，一幢房子一般得住三家，有的还更多些。我们这一幢算住的人比较少的，底楼是间公用厨房，但二楼前房间的王阿婆和我们都自己装了煤气，不过王阿婆不愿意就此放弃厨房使用权，她在厨房里拥有的煤气灶仍在老位置上，过年过节的时候她会下楼用上一用，当然大多数日子厨房只有底楼的阮家和二楼亭子间的苏州好婆使用，所以我们这里灶披间的纠纷不多。二楼有间卫生间，原则上是公用的，但底楼和我们三楼在早年就接上了抽水马桶，无形中只有二楼和二楼亭子间用了，这样一来，即使有矛盾也就集中在她们之间。我们住三楼前房间和亭子间，一道小门在三楼楼梯口一拦，就与下面没什么关系了。一开始走楼梯我常常要踏空的，虽然有盏8支光的楼梯灯可以开，我不明白怎么不见书上画着新式里弄宽大的楼梯间，原来这是我们这幢楼的历史问题，底楼阮伯伯结婚的时候，父母高堂，一家人一间约28平方米的房间实在是够不够的，于是，经过全楼住户的签字画押，底楼楼梯间就变成阮家外间了。于是，上楼梯时刚碰到扶手，马上就触到了板壁。不过，后来我练出了摸黑走楼梯

的本事，身体对一点点光都非常敏感，我的身体和淮海坊握手言欢。

三

淮海坊的两个弄堂口各有一间公用电话间，面积大概1平方多点。靠南昌路的一间里最早是俩老太太守候，是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老太太，面色清爽，头发抿得整整齐齐，夏天穿真丝素淡小花的裙子，叫人电话时声音高低恰好，和红砖墙的风格感觉吻合。天天路过弄堂口都会跟她们点点头笑一笑。有一天，那个挺清秀的老太太中风了，多月以后见到她，拄了根拐杖，似乎老了些，但还是齐整清爽，即使冬天穿着臃肿的棉袄。在装电话要排队要出1500元初装费的时候，电话间是弄堂口最闹猛的地方，俩老太也前脚刚回来，后脚又去叫电话了，手里叠了好几张电话叫单，白色粗糙的纸油印的，一张单子，收一角钱。冬天天暗得快，暮色中电话间点起晕黄的灯，还未在茂名路转弯就能看到了。

这个时候，电话间旁边搭建出来的理发铺子是人气比较旺的时候。理发铺的老板是个年轻人，姓陈，是从扬州农村来到上海的，到淮海坊来开理发店的时候也不过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开始店堂也简单，三张椅子两个伙计就



图2 淮海坊内的门

龚静 摄

开了张，后来装修了，加了那种躺着的洗头软椅，镜子也漂亮许多。洗发小妹换了一茬又一茬，有一个女子虽说也帮客人洗头发，但显得与陈老板说话很随便，似乎还要数落他几下，我说“似乎”是因为他们说速度很快的扬州家乡话，显然不希望我们听懂，但他们却是已经听得懂上海话的。凭语气瞎猜，我想他们已经是恋人了。果然，他们后来在莘庄买了房子，生了儿子。陈老板夫妻俩嘴巴挺热络的，淮海坊里的人当然比我要认识得多，好多淮海坊女人都来这里做头发。在理发店里还常能看见一个老男人，半秃，圆脸，眼神游移，冬天老穿一件磨皱了的黑皮夹克，一般下午出现，有时候他也帮着洗头，通常叼着香烟闲谈，仿佛落魄仿佛颇有来路的样子。看见他的次数多了，我才渐渐听出音头来，敢情这个老男人神神秘秘地，是个拉皮条的，怪不得白天一把把时间用不掉，磨在了弄堂口。

对着理发店，弄堂口还有一辆流动馄饨车。俩老太主政，她们就住在弄堂里。穿着白褂子，每天清早就出了摊。圆脸皮肤白净的老太负责包，尖下巴肤黑者年轻些，做搬运活，皮子馅不够了，一拐旁边的小弄堂往家拿。除了常年供应菜肉馄饨、小馄饨，秋添粽子，冬增豆浆，偶尔也摆着一把葱送你一根两根。冬天白皮肤老太戴一只绒线帽